



# 《第一名》

## 〈認真「涉入」：踏上/回歸生活的冒險道路〉

羅芳晨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 四年級  
2016 選修夏季學院課程：法國當代文化與思潮

### 知識與知識的摩擦

一直以來，在大學修習的幾乎都是法律系與社會系的課程。經受社會科學的知識鍛鍊，可以說已經逐漸慣於一種特定的知識習氣——這包括了擁有怎樣的視域、以何種方式觀看世界、瞄準什麼樣的知識對象、面對問題有怎樣的切入方法——換而言之，學徒的鍛鍊是一場全面的浸透、內化。

因此，對我而言，夏季學院的「法國當代文化與思潮」是一次相當可貴的「文化干擾」——久違地參與哲學與文學課程，讓不同的刺激介入、攪動熟習的世界。干擾的初次出現，是一份同時雜融了驚喜與慚愧成分的感覺：「我已經忘了可以這樣回答問題了。」或者說，我真的已經不會這樣思考了。直面經驗、打開感覺、認真揣摩情感，然後仔細訴說；而不是過快的後撤、冷距離的觀看。我第一次鮮明的意識到了，自己確實已經養成了面對提問，先行後退、拆卸問題的本能。我試圖掰開的，可能只是提問本身龐蕪的歧出枝葉，並以這種蔓生的不確定性，「我覺得這樣定義跟對比是不清楚的，應該要這樣問……」，來抗拒直接回答問題。然而，是不是應該嘗試回返自身呢？是不是可以更直誠的對視、接住故事本身丟擲過來的提問？

知識與知識的摩擦——讓邊界上的雙方彼此嚙咬、近身搏擊、生疼生熱——這並非意味著棄守其一，或改易立足點。毋寧說，正是因為把看似不可能出現在此的另一種知識，拉引入自身的知識領域之中，一種更寬廣的地理學才有可能浮現。尋求那唯一的對蹠點，勢必需要穿鑿整個頑強的星球——不同學科大陸上人群的癖性、歷史紋理、相異的天氣與溫度，所有生生滅滅，隆起又陷落的海泊與火山——去親眼見證這些、去親身涉足那迥異的領地。

其實長久以來，我們一直以某種不自知的方式，親切的共同轉動著。

### 漫不經心的概念 vs. 謹嚴的經驗

這門課的第一個指定讀本是卡繆的《異鄉人》。在一開始，老師就對大家說：「你們可能看過很多二手文獻討論《異鄉人》，形容主角莫梭個性冷漠、與他人疏離。在看這本書之前，請你拋掉這些印象，包括中譯版最前面收錄的導言都不要先讀。看完以後，你再來告訴我，你有沒有覺得主角是這樣子的人。」

老師又說：「卡繆要談的不是荒謬的『概念』，而是要讓讀者『體驗荒謬』。」

然而，要如何「體驗」？在這門課上，老師做了最完整的演示。老師用極其井然的大綱，將小說各章的每一個情節，都以「1，1.1，1.1.1，……」這樣的階序列點整理，分支與叢集事件也都被嚴謹的收束起來。每堂課的進行方式，就是老師緊貼著文本，依次解說，並不斷詢問大家對情節的感受、一同推敲卡繆安排的各處細節可能有什麼意義。

這本書給我最大的印象是：卡繆以格外冷靜直白的筆調，描寫主角莫梭的一切所見所聞。書中鮮少直接拋出概括性的、抽象的形容詞（例如直接寫「我很悲傷」），而是用景物與直接的、物理性的感受來呈現主角的心理變化（例如為媽媽出殯，走在烤乾的泥地上，感受到極度刺眼而炎熱的陽光）。因此，沒有理解的捷徑，必須亦步亦趨地，將自己裝入莫梭的身體，去撫觸這位局外人（outsider；L'Étranger）所經驗的世界。

第二本指定讀本是甫出中譯版的法國當代哲學散文集《走路，也是一種哲學》。在課堂上，老師最常詢問同學的問題，就是「你在哪裡走路？」、「你怎麼走路？有什麼感覺？」有些同學可能會簡略地說：「我在家附近走路。」、「走的時候感覺滿舒服的。」

聽到這些回應，老師會反覆要同學「多說一點、說的更具體。」對她來說，剛剛的回答，等於什麼也沒講。坐在台下的我，雖然不一定被點到，但是反覆聽過幾回合的問答後，不禁也想著：換作是我，恐怕常常也是封閉了感覺，只把走路當成工具性的、意義空無的移動過程吧。

對周遭失去了真切的感受力，同時還把鬆散的概念組合，拿來冒充感覺——這不僅是老師想要挑戰的、我們許多人的劣習，其實走路的哲學家們，以及對事物敏銳有感，卻被社會誤解的莫梭，無不在提醒我們這些。或許，起碼在最日常的尺度下，我們可以有意識地認真浸淫；將各種泛泛的想當然爾，束之高閣。

在《走路，也是一種哲學》中，我最喜歡作者書寫普魯斯特《追憶逝水年華》的〈漫遊〉篇：

「當然，只要站上聖依萊爾的鐘樓，應該可以同時看到那所有漫步路徑，從唯一的視角、在同樣的光線下，看它們浸浴在同一片土地的色彩中。但這種俯視所帶來的優越感是虛假的，那觀察的目光是抽象的，所有的路都變成只是幾何線條。孩童則是從小徑的角度直接看到那些路，他清楚知道石頭的形狀，樹木的樣貌，花朵的香氣，沒有任何東西相同。」

對孩童而言，生活本身就是一場冒險。這與夢幻的想像力無關，反而是成人已經失去的，一種因不帶成見的務實，而升起的詩意。

在這個夏天習得的另一種的行走姿勢，但願能繼續踏實走過任何可能浮現於地平線的嶄新風景。